

天旱说“求雨”

陈扬桂

旱魃来时,是积极抗旱救灾,还是迷信祈雨?在科学昌明的今天,已经无需讨论,没有谁会再异想天开,去做求神赐雨的蠢事了。

然而,在中国古代,组织求雨活动,却被美化成一项德政工程。商朝的开创者商汤,就有过舍身求雨的壮举。他先派史官手捧三牲,代他自责以求上天赐雨,但并没能感动苍天。当大旱持续至第七个年头时,汤亲自出马占卜,占卜的结果是:需将活人放在柴上焚烧,才能感动天地鬼神。商汤沉思道:“我祭祀求雨,本为救民,怎可让他人去焚烧呢?我自己来吧!”说罢,毅然坐到柴堆上,命左右点火。正在此时,突然乌云翻滚,狂风大作,一场大雨骤然而降。这场大雨或许是一个巧合。但商人认定这是汤舍己救民,感动了天帝,便作“汤乐”歌颂其伟德。

正因为求雨是旧时官吏爱民的“正事”,贤明如苏轼者,也热衷于此事。他在凤翔府作官时,写了一篇“祈雨文”,为民求雨免灾。苏轼登上太白山,先行拜祭之礼,然后大声朗读“祈雨文”,大意是:百姓靠种庄稼为生,如果久不降雨,百姓无粮充饥,到处就会盗贼出现。这篇祈雨文,表达了苏轼信神而不惧神和以理服“神”的观点,体现了他正直豪爽的性格。

苏轼从太白山下来,到第九天才下了一点小雨,有人说是因未给山神封官的原因。于是他起草奏章,请求皇帝为太白山神加官晋级。说来也怪,这次还真下起了大雨,苏轼备感欣喜,特地把院内小亭取名为“喜雨亭”,并写了《喜雨亭记》作纪念。史载苏轼后来还去求姜太公的神灵赐雨,并请回姜太公神位每日拜祭,以表达自己的诚意。

我国北方干旱严重,求雨活动也较南方为盛。特别是山东省求雨场面多且壮

观,如清末山东聊城贾庄的祈雨活动便盛况空前。每逢求雨时,数村村长约集贾庄,在场内搭个五丈长的台子,摆上关公、关平、周仓塑像,每尊塑像由一个活人做马弁。求雨场内灯火通明,人山人海,方圆百里,都有人前往观看。如到时无雨,执事信口找一理由,再行求雨,时间长了自然下雨。

说到山东求雨,便也想起民国时两段笑话。一段是山东督军、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笑话。有一年山东大旱,灾民流离失所,张宗昌下令求雨。起初,他还非常虔诚地烧香磕头,可连续多日老天滴雨未下,张恼羞成怒,居然下令炮兵对准“老天爷”开炮,一边开炮一边朝天骂娘。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,一通大炮之后,居然下起雨来,一时张宗昌炮轰老天爷成了奇谈。另一个段子是1919年夏天,聊城县长李传煦筑棚求雨,坛柱上贴有“苍天有灵,保佑众生”的巨幅对联。可是,第二天县长下令各乡长带领村民前来求雨时,不知何人把对联换成了:“棚内妖僧怪道念假经,念去了风云雷雨;城中贪官污吏叩狗头,叩来了日月星辰。”乡民见此对联捧腹大笑,县长大怒却不敢发作,求雨活动只得草草收场。

南方的求雨活动,属云南楚雄彝族开展得比较正常。楚雄彝族有“祈雨节”,那是农历三月第一个属龙日。每到这一天,彝族群众相约聚集在寨子附近最高的山顶上,选一棵大树作为“龙树”,树下摆设祭坛,坛上铺垫青松毛,摆上酒、茶、米、肉等祭品,点起清香,杀鸡宰羊,敬奉“天龙”,祈求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地处南方的邵阳,称求雨旧俗为抬“雷公”。“雷公”蓝脸尖嘴,肋生双翼,手执木凿,由一强健青年摘着前行,后面跟随

的队伍每人拿木瓢或脸盆,向路人泼水,路人也可与队伍对泼。敬神的蜈公吹牛角助兴,旁观者呐喊助威,泼到一方退走为止。旧时邵阳求雨的地方很多,大路旁、水潭边、溶洞口,都是巫师设坛求雨的所在。如城北华逸寺旁有一洞口,虽然处在高山之上,也曾经设过祈雨坛。人们求雨结果往往滴雨不下,农民徒呼奈何之时,巫师却埋三怨四,怪人们不诚心。

求雨活动是一种迷信活动,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发文严禁,同时组织人力、物力,兴修水利,抗旱救灾,迷信求雨活动逐步销声匿迹。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《求雨》形象地再现了抗旱与求雨两股势力较量的过程。领导抗旱的是村支书于长水,组织求雨的是老封建于天佑等八个老头。于长水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开渠引水,八个老头则在龙王庙里敲钟打鼓。水渠开得快,给人们增加了信心,跪香的青壮年便溜出庙来参加开渠,只剩下于天佑。但到最后,于天佑给龙王磕了个头说:“龙王爷!我也请你原谅!我房背后的二亩谷子也赶紧得浇一浇水了!”小说用质朴的语言,平实的情节,把奋力抗旱与迷信求雨的斗争写得生动逼真。

然而,2003年8月5日,一群自称法术高强的巫师来到新邵龙溪铺,对已经连续遭受一个多月旱灾的乡亲们说,如果不开坛求雨,至少还要干旱33天。部分村民听信谣言,捐款捐物,在排排山设立神坛,请巫师打醮求雨。那天下午2时,受9号热带风暴“莫拉克”的影响,当地下了一场阵雨,巫师借机吹嘘,说是他们的“神功”所致,以此敲诈村民的钱财。有关部门重播了事前的气象预报,并打击了巫师的荒诞行为,为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。

(作者单位:市委巡察组)



山与海

刘小康 摄

感

恩

刘克勤

人活在世上,应该感恩。感恩自然,给了我们生活必需的阳光、空气和水。感恩大地,给了我们生存的空间。感恩父母,给了我们凡胎肉体。感恩组织,给了我们教育培养。感恩同事,给了我们这样或那样的无私帮助。

此外,还要感恩伤害你的人,他磨炼了你的心态;感恩欺骗你的人,他增进了你的见识;感恩鞭打你的人,他消除了你的业障;感恩遗弃你的人,他教导你自立;感恩绊倒你的人,他强化你的能力;感恩斥责你的人,他助长了你的智慧。懂得感

恩,才能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爱,才会发现前路宽阔且明朗。

为此有人说,感恩者精神富有。雷锋为什么能够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,因为他懂得了一种最朴素最深刻的情感,那就是感恩。有了感恩之心,才有了报恩之举。与雷锋所处的时代相比,如今我们幸福多了,享受幸福之余,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,不能忘记给予我们成长成才帮助的人们,更不能忘记自己回报社会的义务和责任。

感恩者更懂得知足。知足者在进取

中磨砺人生。巨人网络公司总裁史玉柱说得好:“何为富贵?无须向别人折腰,则为贵;无须向别人伸手,则为富。”这句话道出了知足者的人生态度。知足并不是一种满足现状的消极心态,而是靠自己双手创造人生财富的积极状态。真正知足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,并在善知中感恩人生: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在知足者眼里,生活的馈赠无处不在,他们善于揭开尘世虚空的面纱,看淡须臾即逝的浮华,用感恩的心捕捉生命里的福。知足而能自在付出,就是真正的富有。

在平凡的生活中心感恩生活,在助人为乐中享受幸福,从而不经意间拥有了最美丽而又富有的人生。

(作者单位:市市场监督管理局)

热评

周刊 REPING

青心雕虫

国士挨打

刘诚龙

太炎先生挨打,少说也有一二回,我说的不是小时候,小时候没一个伢子不被爹妈打的。不过长大了,还被人打,却是稀奇,学者国士如太炎先生者,被人打,是稀奇中的稀奇。章太炎曾入张之洞幕,曾发六万言的“炼牙(斗嘴)”文章,声声排满,张之洞何人?大清既得大利益者,如何容得幕僚来排满?张之洞喊了梁鼎芬来,脱了太炎先生裤裆,翻过其身,架杀猪凳,“以四人轿两人之直肩棍,杖太炎股多下。”一代国士,被打得鬼哭狼嚎。

这一回,是权力打学术,另一回,是学术打学术。学术打学术,说的是康有为打章太炎。1896年,甲午战后,太炎先生来到上海,当了《时务报》的首席评论员。这个职务,专业炼牙岗位,章老跟康老尿不到一块,互相炼牙,“论及学派,则同冰炭”。太炎先生是革命派,南海先生是保皇派。革命与反革命之争,一个是唾沫星子为武器的口水战,一个是刀枪杆子为武器的血水战。

或许是火力猛,这个无疑,章疯子与人开起论战来,没几人赢得了他那张嘴巴。比如康有为七十高龄,人家喜庆日子,章疯子没担酒来贺寿,也没送红包,送呢是送了一副对联,寿联都是颂圣是不,章疯子送过去的蛮像挽联,上联是:国之将亡必有,老而不死是为。这是一副嵌名联,嵌名联不算什么,关键的是这联语前出自《左传》后出自《论语》,更关键的是上联下联,都掉了一字,这一字才是要害。这联完整的是:国之将亡必有孽,下联是老而不死是为贼。

这个便是舆论战套路,或谓路线图,几乎所有舆论战都是这样走情节的:论点攻防开场,人身攻击热场,攻击人身散场。开始多半都讲道理的,大家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,谈起来眉飞色舞,原来道理不是山泉水,可以汨汨无尽流,道理只是瓶装水,脑壳不过是矿泉水瓶,倒不出多少水的。那么,道理讲完了,瓶装水倒完了,干嘛呢,还有口水,于是开始骂人,舆论战进行到骂人这个环节,剩下的便是打人。从肉体上使之闭嘴,事半功倍,一劳永逸解决纷争,一杯黄土掩风流,口水没地方流。

太炎先生到上海次年,便被康有为打了一顿。郑孝胥在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四月初二日记有记:“傍晚,谭复生(谭嗣同)来,谈《时务报》馆中黄公度欲逐汪穰卿。汪所引章枚叔者(章太炎)与粤党麦孟华等不合,章颇诋康有为,康门人共驱章,狼狈而遁。”此处狼狈而遁,当是郑氏精神胜利法叙事。郑孝胥与康有为是一党,他来叙事,自然会把论敌接受记者采访,其旁述之词,多半是,什么心虚啊,什么信猜啊,什么恼羞成怒啊,总之一定将其描得狼狈不堪,智力难堪。

郑孝胥写得简略,孙宝瑄写得更有细节:“章枚叔过谈,枚叔以酒醉失言,诋康长素为教匪,为康党所闻,来与枚叔斗辩,至挥拳。”章太炎自称章疯子,喝了点酒,更是耍酒疯,骂起康有为来,酒气喷满上海滩。这下,康有为坐没坐得住,待考;康有为门生坐不住了,操起棍棒,带起砍刀,来打章太炎了。

说康有为打章太炎,严格说来是不对的,是康门生打太炎先生也,太炎先生自记其事:“康党麀集,攘臂大哄。”大哄是口水战,攘臂是肢体接触了,康党是打他脑脑,还是打他屁屁,太炎先生自己没说,他指名道姓说的是梁作霖打他,梁作霖是梁启超关门弟子。有谓梁启超也动了手,这个没实考。

粉丝,喔,门生有备而来,太炎先生没架势,这一顿挨打,肯定是吃了大亏的,不说打得皮开肉绽,至少打得鼻青脸肿。太炎先生大白天被人暴揍,其实是被观点打了个半死。人与人,常常是会因言获打的;街头两个妇女打架,多半是因一根黄瓜,而互相抓辫子;网络两个阵营打架,档次要高一些,多半是因一个论点,而互相打棍子。故而说,太炎先生不是被门生打得满地找牙,他是被观点打得漫天找北。

观点打群架,或观点群殴一人,不出奇的,出奇的是,因观点不同,主人不急不躁,门生或粉丝却大闹互联网了,大闹互联网不是事,更是粉丝取关;粉丝取关不是事,更是夫妻离婚;夫妻离婚不是事,更是父子母女斩断血脉关系,更不屑说,网上五六十一年交情的老作家,从此绝交。我对这般绝交者,是敬而远之的。他在野,因一个观点而绝交,他若在朝,指定会因一句话而被其绝杀。

戊戌政变,康梁逃亡海外,章太炎也避祸台湾,太炎先生驰书康南海,这回没戾骂,而是亲爱。康有为接了信,高兴不已,“顷者政变,仆为戮人,而足下拳拳持正义,又辱书教之,何其识之绝出寻常,而亲爱之深耶?”太炎先生接到康有为回信,激动不已,“忽得工部(康曾任过工部主事)报书,眉宇吁扬,阳气顿发,盖不啻百金良药也。”两人观念水火不容,而且打过架,这时又如何这么亲近亲切亲爱起来?太炎先生有解释:“论学虽殊,而行谊政术自合也。余于工部,亦若是已矣。”观点有别,不影响私谊;即就政见来说,皆为家国富强,所抱路线图不同而已,可以坐下来喝茶谈嘛。

因观点打了一顿,太炎先生并不绝交,更不绝杀,这说的是,士士间,不缺智慧,不缺胸怀;因观点打了一顿,今之士者,从此死拉仇恨,拉死仇恨,这说的是,士士间,不缺智慧,独缺胸怀。

(作者单位:双清区科协)